

“让步政策论”必须再批判

新
民
社
论
争

PDG

毛主席语录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毛主席语录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目 录

“让步政策论”必须再批判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大批判写作小组(1)

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

——彻底批判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

.....南开大学历史系革命大批判组(18)

坚持阶级斗争 反对阶级调和

——批判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

.....河北师范学院大批判组(29)

“让步政策论”再批判.....施觉文(37)

批臭“让步政策论”，彻底消灭帝修反

.....沈阳市冶炼厂 红冶工(51)

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沈阳市五三公社 万红农(54)

“让步政策论”必须再批判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大批判写作小组

一九六五年下半年和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以工农兵为主力军，曾经对长期流行于我国史学界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理论——“让步政策论”进行了批判。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反映。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一切修正主义者，“根本否认几千年的
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让步政策论”正是这样的一种修正主义理论。它以在农民战争失败之后建立起来的新的封建王朝能够向农民“让步”，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从而推动历史前进的谎言，竭力美化封建统治阶级，污蔑农民革命战争，抹杀阶级矛盾，鼓吹阶级合作。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类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为了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欺骗革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竭力鼓吹和支持反动的“让步政策论”，使之广为传播，充斥于教育、史学、文学、艺术等许多部门。这个反动理论竭力吹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为刘少奇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复辟资本主义大造反革命舆论。“让步政策论”在旧文

科的教学，尤其有恶劣的影响。霸占文科讲坛的吴晗、翦伯赞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一直向广大青年学生灌输这种反动的历史唯心论。

当前，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继续深入，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也正在蓬勃发展。我们必须积极响应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发出的“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伟大号召，对反动的“让步政策论”进行再批判。这种批判会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进一步清除修正主义思想，推动文科特别是历史学中的教育革命更深入的发展。

什么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如同过去党内外修正主义者所散布的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一样，“让步政策论”也是剥削阶级用以腐蚀群众，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目的的一个工具。长期以来，它作为一种反动的世界观，起着歪曲历史、毒害人民群众、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

“让步”论者说：“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①还说，“革命斗争——被迫让步，再斗争——再让步”，在“这一规律性的发展”中，“让步政策”“表现了”“社会历史的进步”。^②他们以大量的论述，编造了一个所谓封建社会发展的公式，即：农民起义——统治阶级让步——封建社会向前发展，出现繁荣的“太平盛世”。

在这里，“让步”论者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到底是什么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毛主席教导我们：“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动摇以至推翻了旧的封建王朝。一部分农民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一些封建束缚。

农民起义，以直接剥夺地主土地的革命手段，多次遏制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农民起义，还冲击着各种封建宗法思想。农民军提出的“平等”、“平均”等革命口号，都是对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从精神上奴役农民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宣战。

让我们重温一下中国近代史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

太平天国代表了广大农民反抗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压迫的意志，号召人民推翻清王朝，歼灭了清王朝数以百万计的八旗、绿营、湘军、淮军，抗击了数以万计的英、美、法洋

枪队，把反动派打得“呼救无从”，“魂梦屡惊”。太平天国镇压豪绅官吏，建立了和封建政权相对抗的农民革命政权。

太平天国集中反映了历代农民起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要求，提出了土地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同时，又根据实际情况，作了“以实种作准，业户（地主）不得挂名收租”的明文规定，^③并发给农民“田凭”（土地证），“租田概作自产”，^④用法律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在太平天国境内，出现了“谷物丰收”、“民安物阜”的繁荣景象。

太平天国毁孔、关“圣庙”，禁孔、孟“妖书”，吓得曾国藩惊呼这是开天辟地以来“名教之奇变”，成为近代“打倒孔家店”的先声。

列宁指出：“马克思根据自己的全部历史观点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时期作了很高的评价，因为正是在这种时期，解决了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这种时期，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有生气、最重要、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的关头”。（《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二十页）在封建社会中，正是农民的革命斗争，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推动了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任何抹杀农民革命伟大作用的论调，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前进。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一部封建社会史，就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推动社会不断前进的历史，也就是按照一分为二的规律，不断斗争、不断发展的历史。

但是，“让步”论者却完全违背了历史的真实，千方百计为“农民起义——统治阶级让步——封建社会向前发展，出现繁荣的‘太平盛世’”这个反动公式辩护，发表了一系列的奇

谈怪论。

“让步”论者说：“唯有透过”封建统治者向农民让步的政策“来看每一个封建王朝初期的生产发展与经济繁荣”，“才能够彻底理解”农民起义的作用。^⑤

农民革命斗争的作用，居然要“透过”地主阶级的政策才能表现出来，这是什么话！按照他们的反动观点，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一个（农民阶级），而是两个，即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在这两个阶级中，农民阶级又要“透过”地主阶级才能起作用，那就等于说，农民阶级的革命斗争对历史发展是不起作用的，只有封建地主阶级的“让步政策”才能使社会历史前进。这样，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实际上就只有一个，即封建地主阶级。这就是“让步”论者的反动逻辑。人们“透过”这个反动逻辑，可以看到，几千年的历史被彻底颠倒了：一部以革命农民为主人翁的封建社会史，被说成是“圣君”、“贤相”的历史，一部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史，被说成是阶级合作的“让步政策”史。

“让步”论者说，革命的农民可以通过“统治者来实现自己的愿望要求”，^⑥或者说，农民可以“从地主阶级的‘让步政策’中收回一部分代价，保存一部分胜利果实”。^⑦

封建统治者究竟反映谁的愿望和要求？被“让步”论者捧上了天的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对全国一万四千多户豪富，依次召至，个个授官，他反映哪个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岂不一清二楚？封建统治阶级强占农民的胜利果实，夺走农民从斗争中获得的粮食、土地，算是什么“保存”？农民的胜利果实“保存”到了地主手里，这还不是明目张胆的反攻倒算？还谈得到什么“收回”？只有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让步”论者为了把封建统治阶级的所谓“让步政策”说成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肆意歪曲列宁关于“改良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的英明论断。他们把虚构的“让步政策”说成是“人民革命斗争的副产品”，并说：“历史上新王朝的改良、让步，不能不是作为推动封建社会动力的农民阶级斗争改变、改造当时黑暗统治的一个方面。”^⑧

列宁指出：“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改良是这种斗争的副产品，所以说它是副产品，是因为它反映了那种想削弱和缓和这种斗争的失败的尝试等等。”（《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五十七页）列宁说得很明白，只有“革命斗争”，才是“历史的真正动力”；所谓“改良”，是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削弱和缓和”人民革命的“尝试”，而且是一种“失败的尝试”。列宁还指出：“这样的改革总是革命的预兆和先声。”（《列宁全集》第六卷，第四百六十四页）反动统治阶级的“改良”，反映了它的腐朽、反动和没落，反映了人民革命风暴即将来临。“让步”论者玩弄诡辩论的骗术，编造出新的封建王朝实行所谓“让步政策”，并把它说成是农民革命“改变、改造当时黑暗统治的一个方面”，这恰恰证明他们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成为修正主义的吹鼓手。

“让步”论者对于所谓“太平盛世”津津乐道。什么“人给家足”、“天下无穷人”啦，“外户不闭”啦，“民相遇者如亲”啦，等等。残酷剥削压迫的封建统治，被美化为充满了一派恬静安宁的景象；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殊死战斗，被描绘为“和谐”的图画；黑暗的封建社会，被粉饰成农民与地主共有的“人间天堂”。这是对历史的最卑劣的伪造。

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

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国封建社会史上何曾有过什么“太平盛世”！所谓“太平盛世”，无非是为了掩盖封建社会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欺骗和麻痹革命人民的斗争意志而制造的谎言。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列宁全集》第九卷，第九十八页）这是历史的真正光明面。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彻底打倒地主阶级，废除封建剥削，引导农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得到幸福的生活。鼓吹封建社会有什么“太平盛世”，只不过是历史上光明与黑暗的大颠倒！

“让步”论者同一切剥削阶级的史学家一样，竭力攻击农民的革命斗争，狂热地吹捧封建统治阶级。他们虚构出“农民起义——统治阶级让步——封建社会向前发展，出现繁荣的‘太平盛世’”这样一个反动公式，就是从这个根本立场出发的。但是，由于他们披上了一层马克思主义的外衣，采取了更加狡猾的手法，因此就有更大的欺骗性。

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

“让步政策论”者还鼓吹在每一次农民起义失败后，新的封建统治者能够采取什么“轻徭薄赋”、“奖励垦荒”、“招抚流亡”、“选用廉吏”、“减轻刑罚”等等措施，“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⑩。

这是一个无耻的骗局。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封建统治阶级的任何政策，都是为了对农民进行最大限度的剥削和压

迫。他们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根据自己的需要，变换其政策和策略，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决不会变出什么“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的“让步政策”来。

在农民起义失败以后，封建统治者面临着新的阶级斗争形势：封建王朝对起义农民的大规模的屠杀，使劳动力锐减，土地荒芜，封建经济濒临崩溃；农民在起义中镇压了大批的地主分子，封建地主所有制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封建统治的基础大大削弱了。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封建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是尽速地组织其阶级力量，巩固和扩大封建统治基础，恢复封建生产关系，把封建剥削和奴役的枷锁重新套在农民头上。

“让步”论者把所谓“轻徭薄赋”吹得天花乱坠，难道真的有什么“轻徭薄赋”吗？他们吹嘘的最早施行所谓“轻徭薄赋”的汉王朝，规定皇族、官吏都有免赋免役的特权，地主、富商也可以买官爵、免赋役，而农民始终不在减免之列。他们赞不绝口的唐初“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无非是把农民在起义时夺得的土地，以均田名义登记起来，变为官地，迫使农民交租服役，而对地主的土地，丝毫不触动。有的地区“百姓所营之田，一户不过十亩、五亩”，却要按五十亩甚至百亩的“均田”赋额纳租服役。革命农民在起义时，不交租，不服役；起义失败后，封建王朝重定赋役，强加到农民头上。这分明是农民新的苦难的开始，哪里有什么“轻徭”！哪里是什么“薄赋”！

所谓“奖励垦荒”、“招抚流亡”，又是什么货色呢？明王朝初期，就曾多次下令“募民垦荒”。在这个幌子下，大批土地被公、侯、大官、富民据为“私田”。贫苦农民开垦出来的土地，或成为“官田”，农民自身沦为“官家”的佃户、“屯田

民”，甚至转为“军户”，或“成熟未几”，土地就被地主、豪强所霸占，农民被逼“转死沟壑”。而且，对贫苦农民，在“招抚”的同时，还伴随着杀气腾腾的反革命暴力。明王朝封建法律规定，凡是逃亡山泽的农民，如果不听官府“追唤”，为首者“处绞”，抗拒者全体“处斩”。封建统治者为了扶植地主经济，巩固其阶级基础，就是以这样的残酷手段，来进一步绞杀农民革命，把农民重新束缚在封建的土地关系上。

总之，新的封建王朝所推行的一切政策，都是封建统治者为了重新建立被农民革命冲垮了的封建秩序，恢复被农民革命削弱了的封建经济，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夺回他们在农民革命冲击下失去的一切。这些政策，对农民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反攻倒算，决不是什么“让步”。

“让步”论者为了说明封建统治者能够实行“让步政策”，制造了种种“理论”根据。

“论据”之一。农民革命“大大地教训了新统治者”，“迫使他 对农民作出了一些让步”。^⑩封建统治者可以自觉地对“剥削压迫制度的某些环节加以改变或调整”^⑪。

反动派能够接受什么“教训”？列宁指出，“各个资产阶级的和地主的政府的全世界的经验创造了两种压制人民的方法”，即“暴力”和“欺骗”的方法。（《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四十二页）中国末代反动王朝——蒋家王朝完全继承了这些“教训”。蒋介石对朱元璋的“宽猛相济，威德兼施”欣赏备至，作为“建国之借镜”。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反动统治者疯狂地镇压农民起义，并在农民起义失败后实行反攻倒算，使农民进一步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就是这种“教训”的结果。“让步”论者闭口不谈封建统治者赤裸裸的血腥镇压的一手，竭力称颂其麻痹、欺骗的反革命另一手，这不是为封建统治

者涂脂抹粉，掩盖他们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又是什么呢？

至于说封建统治者能够自觉地调整剥削制度，更是无稽之谈。地主和农民两个敌对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封建地主主要维护和扩大对土地的占有，维护和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农民则要冲决封建罗网，争取土地和人身自由。封建的剥削制度只有通过农民革命才能削弱和改变。试问：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哪一个封建王朝曾经自觉地调整过地主剥削农民的封建制度？即使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这样做。只有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才彻底摧毁了封建的剥削制度，分得了土地，并逐步地迅速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康庄大道。所谓封建统治者能够自觉地对“剥削压迫制度的某些环节加以改变或调整”的谬论，无非是要掩盖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罢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某些地方推行过的包庇地、富、反、坏的“和平土改”，同这种“让步政策论”正是一路货色。

“论据”之二：新的封建统治者“慑于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不得不向农民让步”^⑤。农民战争之后，他们“不能不对农民作些让步”。而且，“反抗力大，让步就多”^⑥。

有剥削就有反抗，有压迫就有斗争。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迫使农民不断举行起义。革命构成了对封建统治者的严重威胁。毛主席指出：“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封建统治者对待农民革命力量的原则也始终是如此。他们可以在不同的时期采取不同的反革命策略，但其目的都是为着消灭农民

的革命力量，直至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还要作最后的挣扎，而决不可能有什么好心的“让步”。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横扫大江南北，雄据半壁江山，压了清王朝十四年，严重地威胁着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沉重地打击了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清王朝在强大的人民革命力量面前，宁可出卖主权，勾结侵略者绞杀革命，并没有对人民作过丝毫的让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出现了对反动派强大的革命压力。可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对于革命人民始终进行“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人”的血腥屠杀。现在，蒋匪帮仍然盘踞台湾，在他们的主子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进行垂死挣扎。他们在什么时候对人民有过让步？

封建统治者在人民力量强大，自己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都不曾有过什么让步，那末，按照“让步”论者的说法，在农民起义已经失败，新的封建王朝已经建立的情况下，还会对农民实行“让步”，岂不是荒谬绝伦！

“让步”论者的种种所谓论据，无非是想说明，封建统治者的本性是可以改变的。他们力图给一切反动派直到国民党反动派加上一顶顶什么“开明”、“现实”、“有远见”等等桂冠，在人民中间散布对反动派的幻想。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封建统治者的本性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一样，始终是按照“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个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行事的。几千年来封建王朝一个接着一个灭亡的事实，彻底

地揭穿了“让步政策论”的骗局。

阶级斗争还是阶级合作？

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让步政策论”疯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鼓吹阶级合作，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谬论。

“让步政策论”的理论出发点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的“一致性”。

“让步”论者认为，在农民起义失败以后，地主和农民共同要求社会秩序的安定，以便恢复和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改善生活。

在阶级社会，决无抽象的“社会秩序”。地主阶级要求“社会秩序的安定”，就是要永远维护它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农民阶级则要求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打烂封建社会的旧秩序，建立革命的新秩序。“让步”论者所谓的社会秩序的“安定”，正是要维护地主统治农民的旧秩序，反对农民革命的新秩序。

在阶级社会，也决无共同的“社会财富”。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因此，“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零一页）。在封建社会里，所谓“社会财富”的“增加”，只能是地主阶级财富的增加，农民阶级的进一步被剥夺，只能是富者

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让步”论者宣扬什么共同的“社会财富”，暴露了他们充当剥削制度辩护士的丑恶嘴脸。

“让步”论者说，农民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他们同地主阶级的一致性^⑭，他们希望“变成富人、地主、官吏，爬进剥削阶级的圈子里去”，甚至“爬上皇帝宝座”^⑮等等。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八页）农民和地主不同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同的阶级本质和思想。“成为富人、地主、官吏”，甚至“爬上皇帝宝座”，只能是地主阶级的思想，而决不是农民阶级的思想。农民耕种地主的土地，将收获的一半以上作为地租养活地主，还要向封建国家纳税服役，他们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实际上还是农奴。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迫切要求“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反抗剥削和压迫，而决不是其它。“让步”论者把地主阶级的本质和思想强加到农民头上，然后断言农民和地主的利益有“一致性”，这是对农民阶级的莫大污蔑！

“让步”论者说，农民反对贵族、大地主和“腐朽”地主集团，这和一般地主、中小地主、“新兴”地主集团的要求有“一致性”，因此，他们可以“合作”起来共同反对贵族、大地主、“腐朽”地主集团。

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作为被剥削被奴役的阶级，与剥削压迫农民的地主阶级中的任何一个阶层、任何一个集团的利益都是根本对立的。地主阶级内部不同阶层和集团之间，为了争夺地盘，为了争夺奴役对象、剥削财物，为了争吵用什么办法巩固他们的统治，确是有矛盾的，有时甚至发生武装厮杀。但是，他们在剥削和压迫农民这一点上则是一致